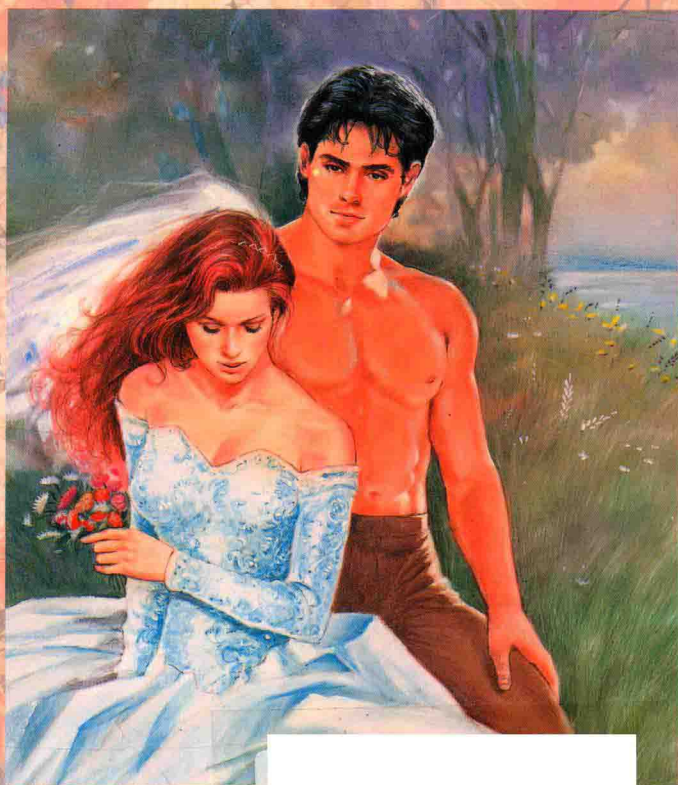


相知相守

黛安·柏瑪◎原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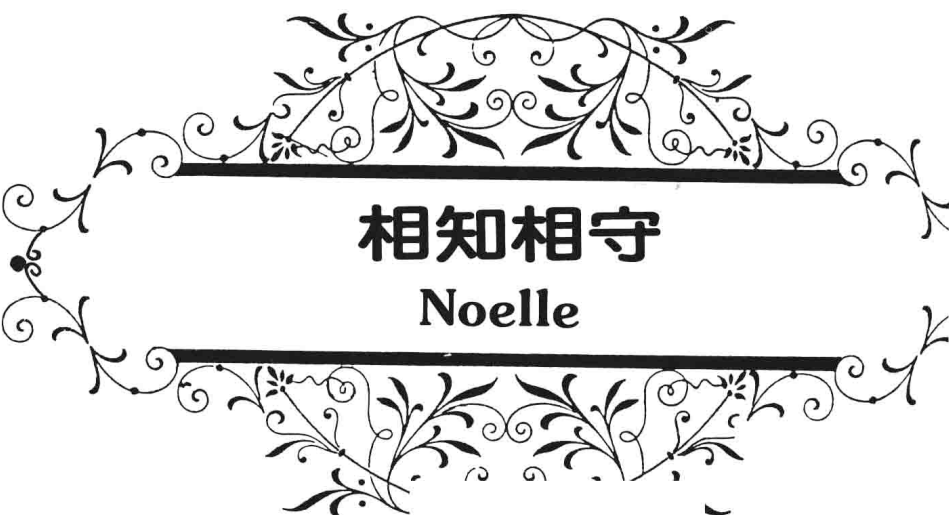
陳心笛◎譯

浪漫經典434



by Diana Palmer

林白出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.

相知相守

Noelle

原著者：Diana Palmer

黛安・柏瑪

譯者：陳心笛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 434

相知相守

Noell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 第一版 1997 · 2 月

原 著： Diana Palmer

譯 者：陳心笛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 創辦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 200 元

初版：八十六年二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299-3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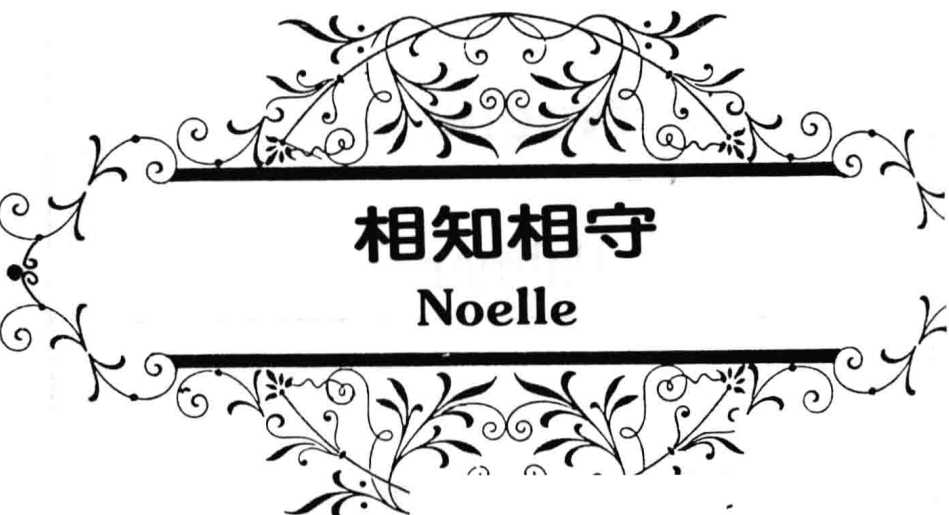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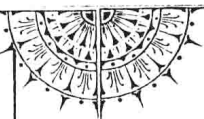
相知相守 Noelle

原著者：Diana Palmer

黛安·柏瑪

譯者：陳心笛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原著書名／

Noelle

by Diana Palmer

國際中文版授權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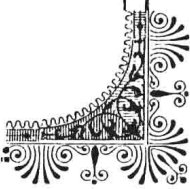
Copyright ©1995. by Susan Kyle.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
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Books, a division of
Random House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7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



浪漫經典之 434

相知相守

Noell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第一版 1997・2月

原 著：Diana Palmer

譯 者：陳心笛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 創辦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 00021677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

定價：新台幣 21

初版：八十六年二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299-3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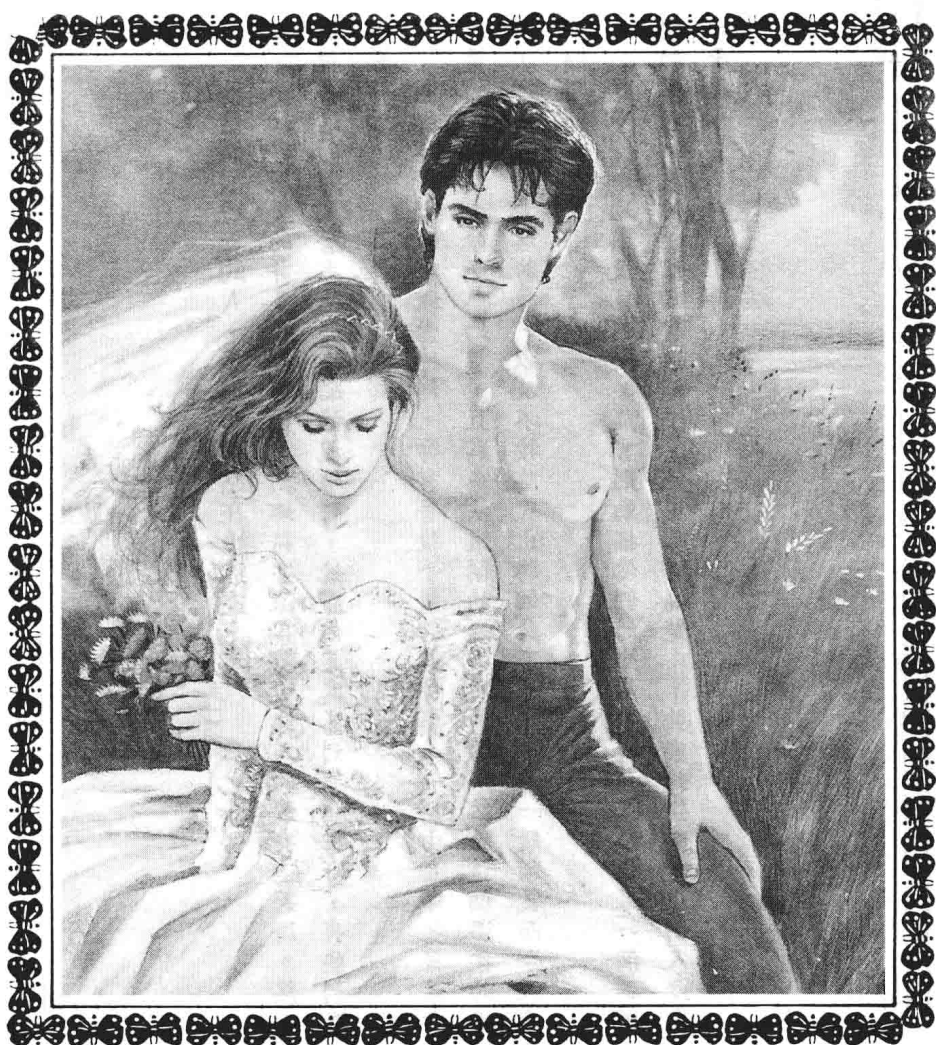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他是個很難弄的人，不過愛神站在她這邊……

一如渥斯堡的許多年輕小姐，柏娜莉亦深爲英俊迷人的裴安迪著迷。然而當她迎視安迪的繼兄唐杰德那冷酷的視線時，她體內某處感到有些狂野、有些刺激……有些害怕。

杰德雖在大城市裡當律師，卻有著殺手般的架勢——一個由亡命之徒改當執法人員的人，對生命毫無幻想，且爲無法逃開的過去所糾纏。然而這個溫柔的綠眸女孩，卻用她的火爆脾氣，以及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事作風，以一股甜美而令人瘋狂的熱情魅惑、折磨著他。

競爭將令兄弟反目相向，謠言則動搖他們的生活。娜莉必須說服一個不願相信愛的男人，讓他相信只有他能平息她內心的痛楚——並與她攜手實現兩人命中注定的承諾。



序幕

這是條寬闊且塵土滿佈的街道——由於已近傍晚，位於新墨西哥地區，名為「特瑞爾」的小鎮上，有不少的活動正在進行。然而多數的馬車及貨車皆靜止不動，觀看著泥磚蓋成的法庭愈演愈烈的衝突。巡迴法官才剛在這裡判決一群小牧場的主人敗訴。

「你出賣我們！」一個氣瘋了的牛仔對一個穿著三件式西裝高大醒目的男人大吼。「你幫那個貪求土地的英國龜兒子，把我們踢出我們自己的土地！我們沒有地方住，也沒有東西給小孩子吃，教我們這個冬天怎麼過？你拿走我們的土地，叫我們要去哪裡？姓蕭的甚至用不著那些地。老天，他已經擁有那裡半數的地皮了！」

唐杰德——這位牛仔所面對的那個高大優雅的男人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他，絲毫不動。他淡藍色的雙眼專注地眯了起來——危險的徵兆——不過那個牛仔離得太遠，看不清楚。

「這是場公平的審判。」那人以受過良好教育、只有一絲絲拖長的口音說道。「你們也有律師在場。」

「他們沒有你行，你是紐約的紅牌大律師！」那牛仔說著，臉上表情變得很醜惡。他佩

戴著槍袋。在一九〇二年代，許多人都這麼做，不過通常不是在城裡，因為多數城鎮都有不准武裝的律令。但這個小地方比較像一八八〇年代末期，法律在此的効力不大。畢竟這裡仍只是一個行政地區，尚未成爲一州。

那個憤怒的牛仔是有備而來的，唐杰德也早就料到這一點。鎮上的警長是個溫和的矮個子，他之所以當選，是由於他開朗的天性，而非強硬的作風，因此杰德在這方面得不到任何助力。事實上，警長早在那牛仔在街上吼叫一些威脅時，便已溜走了。

牛仔的手放低了一些，靠近他的槍托。

「別碰它。」杰德低沈清晰的聲音警告道。

「爲什麼？你怕槍嗎，大律師？」那牛仔略帶嘲諷地問道。「難道你們城市佬不知道怎麼開槍？」

杰德緩緩地解開外套釦子，他的視線片刻不離對手，慢慢地將外套下擺撥到身後……露出低掛在他勁瘦腰際的老舊皮製槍袋。袋裡是一把點四五的柯特左輪手槍，黑色的槍把與槍袋一樣老舊。

大多數人都會由那把左輪槍老舊的樣子得到警告，不過光是他撥開外套的手勢就足以說明了。杰德非常平靜地站著，姿態高雅，狀似鬆弛，視線則完全集中在那名牛仔身上。

「艾德，算了吧！」牛仔的一個朋友說道。「你不能開槍射殺一名律師，會惹更多事的

。我們再去找別的地，這一次我們會確定賣主有合法的地。」

「那是我的土地。管他什麼地！我才不會只因為某個有錢人找來大城市裡的律師把它搶走就放棄！」他的膝蓋往下彎，手摸向腰間的槍。「拔槍吧！不然你就死定了，老兄。」

「真是舊日重現。」杰德對自己低語。他的藍眼眯起，視線平穩，冷冷地笑了。

「拔槍！」那牛仔大吼。

但是杰德一動也不動，他就只是站在那裡。

「懦夫！」

杰德仍然穩如磐石，耐心等待。他早已學會並非動作最快的人才能贏得這類的爭鬥——捉準時機開槍的人才是贏家。

牛仔突然伸手抓他的左輪槍。他拔出了，也的確開了一槍，不過是在杰德打中他持槍的手臂之後。那一擊牽動了他的手，在他大叫著倒在塵土滿佈的街上時，讓他的槍走火。

流彈剛好擊中杰德的膝蓋上方，然而他既沒倒下，也沒有叫。他的視線絲毫不動搖地盯著對手，並緩緩地走向在地上呻吟不已的牛仔，聳立在他的上方，修長的手指仍平穩地握著尚在冒煙的槍。在旁人看來，他穩定藍眼中的光芒令人害怕。

「你覺得夠了嗎？還是想再試一次？」他毫不憐憫地問道。他的食指仍扣在扳機上，槍口對準躺在地上的男人。每個人都很清楚，如果那牛仔伸手去拿掉在他沒受傷那一側附近的

槍，杰德會毫不遲疑地再餵他一顆子彈。

臉色慘白的牛仔抬眼看西裝筆挺的死神。「嘿，」他努力粗聲低語。「我認識你嗎？」

「我懷疑。」

牛仔因痛楚而一陣顫抖。「可是我真的認識你。」他堅持道。「我看過你……在道奇市。我曾待過道奇市，在……一八八〇年代早期時。那時有個德州來的槍手，他殺了另一個槍手……連看到他的手動一下都沒有，也沒看到他掏槍，就像現在……」大量失血令他虛弱得幾乎陷入昏迷，而四周的人則急忙找醫生來看護兩個受傷的男人。

一個提著醫療袋的黑眼男人穿過人群走來。他的視線看著杰德流血的腿，再看向地上那牛仔血跡斑斑的手臂。

「現在是一九〇二年，」他告訴杰德。「我們該已經開化了。把那該死的東西拿開！」杰德將槍放回槍袋，醫生沒有忽略他流暢的動作，不過他也沒被嚇到。

「你打爛了他拿槍的手，可不是？」他檢查那名牛仔，然後對牛仔的兩名同伴點一下頭。「帶他到我的診所去。」他轉過身，眼光銳利地看著律師流著血的腿，他自己動手用一條白手帕綁住傷口，手帕很快就被染紅了。「你也一起來吧，我還以為你是個律師。」

「我的確是。」

「你要槍的樣子可不太像。走得動嗎？」

「我只是中槍，還沒死。」杰德唐突地道。他的藍眼與醫生的眼睛對視，眼中仍因之前的對決而冷硬。「我以前也被射中過。」

「那是律師應該有的遭遇。」

「啊，看來你是相信無政府主義的人。」

醫生示意牛仔那兩個如今有些沈默的朋友帶他上診所去。「不，我並不相信無政府主義。」他回答道。「我只是不相信世界該由一小群人所擁有。」

「不論你信不信，我也有同感。」杰德自己走向診所，雖然也有同情他的旁觀者伸出援手。他目不斜視地跟醫生及那名傷患走進診所。當那人的朋友迅速地退到休息室，並緊張地警視他時，杰德感到很有趣。這些年來，他已經很習於看到這種反應了。十年前當他離開德州，到紐約當律師時，他曾以為那些槍聲彈影的日子永遠過去了。然而他大部分的案子都讓他來到西部。所謂的邊疆或許已不存在，但仍有許多人是西部狂野的環境下成長的，仍然認為槍是解決紛爭的唯一方法。

即使在如渥斯堡那樣文明的地方，也有槍擊事件發生。他在外婆寄到紐約給他的地方報紙上常能看到。渥斯堡已有反槍械的法令，不過顯然少有人遵行，即使當地有強大的警力。在特瑞爾鎮上，警長想要再次連任，因此他並不鼓吹不受歡迎的槍械管制法令。這種執法人員在德州將無立足之地。

杰德重重地坐進一張椅子裡，醫生正在爲那名牛仔處理傷勢，有個較年輕的男子當他的助手。

杰德的心思集中在這件案子上，而非他的傷口。在年少輕狂的日子裡，他已學會漠視痛楚。如今他已三十六歲，這一課對他仍大有幫助。

他被愚弄了，以爲那個地主才是這鎮上的犧牲者。直到案子快結束了，他才瞭解到那並非實情。他的忠誠必須獻給客戶，他也仔細查明那些地契，足以知道那些小農場的主人對土地完全沒有實質權利。這一點並不能令他的良心好過一些，當他聽到法官判決那些農場主人必須遷離他們的家園，即使他們在真正的主人知道他們存在之前，就已在當地種植穀物，並飼養牲畜五年了。

然而在法律之下，擅自居住者是沒有權利的。至於他們是從一個膽大妄爲的投機者手中買得土地，也沒有找律師諮詢，這些都不列入考慮。那個賣主早就溜走，找不到了。

「讓我看看你的腿吧！」醫生不耐地重複一次。

杰德茫然地抬眼看，才發現房裡只剩他和醫生，那位助手已扶著包紮好的牛仔出去找他的朋友了。

杰德爬上診療枱，看著醫生割開他的長褲，以便處理傷口。醫生仔細地檢視傷口，塗上消毒水，才以一枝長工具在傷口裡探查。他找到子彈，並將它拿出來。他抬頭看看傷患是否

感到疼痛，卻發現他冷硬的藍眼平靜得猶如正在看報紙。

「硬漢一條，是不是？」醫生在拿出子彈，並將其丟到一個金屬盤裡時，低聲道。

「我是在那段狂野的歲月裡長大的。」杰德平靜地說道。

「我也是。」他在傷口塗上更多的消毒水，然後開始將它包紮起來。「你有些受損，骨頭雖然沒有斷，但有些韌帶裂傷，盡可能別去動到它，回家後，要讓你的醫生仔細再檢查看看。我想應該沒有永久性的傷害，不過你將有好幾週的時間不良於行。等你的醫生檢查傷口時再解開綁帶。你可能會發高燒。回紐約後，要你的醫生檢查是否受到感染，發炎潰爛都能發生。」

「我會留意。」

「很遺憾你的褲子報銷了。」

杰德聳聳肩。「爭鬥的下場。」他的視線定在醫生臉上。「兩份帳單——我的和那個被我射傷的人，都由我付。過幾天我會找姓蕭的算帳，他欺騙我，讓我以為他的土地被佔用是最近的事。」

醫生揚起了雙眉。「你不知道那些人已經在那片土地上居住了五年？」

「今天才知道。」

醫生輕吹一聲口哨。

杰德站起來，伸手拿皮夾。他抽出幾張大鈔交給醫生。「若你有機會見到那個被我射傷的人，跟他說他一定可以要求那個賣地的人賠償他，他不可能就此失蹤。我認識一個以前在平克頓偵探社工作的人，他住在芝加哥，名叫狄麥克。」他自口袋中拿出紙筆，寫下姓名跟地址。「他是個好人，而且很願意伸張正義。過去十年來我時常與他合作。」

醫生撥弄著那張紙。「白艾德會很感激你。他人還不錯，在結婚定居之前，曾在邊界混了好幾年。他每一分錢都投注在那塊地上，如今卻失去了一切。」他聳聳肩，微微一笑。「若是在以前，或許很快就決定了，不論那樣是對或錯。文明反而使事情複雜了。」

杰德揚起雙眉。「你說得沒錯。」

他離開診所朝旅館走去，他的槍袋並沒有解下。

警長朝他走來，並清了清喉嚨。「我相信我們該討論一下這次的槍戰……」

傷口在痛，且氣憤警長甚至沒有試著盡到責任，杰德再度冷冷地撥開外套，傲慢地向他挑戰。

「當然了，我們來好好討論吧！」他粗魯地邀請道。

跟白艾德不同，警長看得出杰德的槍及磨損的槍袋所暗示的意義。他再度清一下喉嚨，並緊張地笑著。

「是出於自衛，當然了。」他喃喃道。「令人難過，這些壞脾氣的男人……很公平的審